

主題：文學與生命

〈四隨〉是林清玄菩提系列的佛學散文，隨喜、隨業、隨順、隨緣。「隨」字，意喻著生活上的輕鬆自在，不執著，不刻意，在隨順自然的生命中，達觀、樂天、開朗而知足。這是生命的學問，也是人們一輩子都在細細品味，甚至努力修習的學分。

現代人忙碌的生活中，常常忘了自己，也有時太過強調自己，忽略身邊週遭出現的一景一物。「每個存在都有它的價值和意義」，因此我們必須學會用欣賞的角度去看待它，不論順遂或困厄，不論歡喜或悲傷，人生的風景永遠是充滿著各種丰姿，以不同的面貌向你展示，都在在啟示著生命的可貴和不凡。

四隨

作者：林清玄

■ 隨 喜

在通化街入夜以後，常常有一位乞者，從陰暗的街巷中冒出來。

乞者的雙腿齊根而斷，他用厚厚包著棉布的手掌走路。他雙手一撐，身子一頓就騰空而起，然後身體向一尺前的地方撲跌而去，用斷腿處點地，挫了一下，雙手再往前撐。

他一走路幾乎是要驚動整條街的。

因為他在手腕的地方綁了一個小鋁盆，那鋁盆綁的位置太低了，他一「走路」，就打到地面咚咚作響，彷彿是在提醒過路的人，不要忘了把錢放在他的鋁盆裡面。

大部分人聽到咚咚的鋁盆聲，俯身一望，看到時而浮起時而頓挫的身影，都會發出一聲驚詫的嘆息。但是，也是大部份的人，嘆息一聲，就抬頭彷彿未曾看見什麼的走過去了。只有極少極少的人，懷著一種悲憫的神情，給他很少的布施。

人們的冷漠和他的鋁盆聲一樣令人驚詫！不過如果我們再仔細看看通化夜市，就知道再悲慘的形影，人們已經見慣了。短短的通化街，就有好幾個行動不便、肢體殘缺的人在賣獎券，有一位點油燈彈月琴的老人盲婦，一位頭大如斗四肢萎縮攤在木板上的孩子，一位軟腳全身不停打擺的青年，一位口水像河流一般流淌的小女孩，還有好幾位神智紛亂來回穿

梭終夜胡言的人．．．．．這些景象，使人們因習慣了苦難而逐漸把慈悲蓋在冷漠的一個角落。

那無腿的人是通化街裡落難的乞者之一，不會引起特別的注意，因此他的鋁盆長是空著的。他為了引起人們的注意，有時故意來回迅速的走動，一浮一頓，一頓一浮．．．．．。有時候站在街邊，聽到那急促敲著地面的鋁盆聲，可以聽見他心底多麼悲切的渴盼。

他恆常戴著一頂斗笠，灰黑的，有幾莖草片翻捲了起來，我們站著往下看，永遠看不見他臉上的表情，只能看到那有些破敗的斗笠。

有一次，我帶著孩子逛通化夜市，忍不住多放了一些錢在那游動的鋁盆裡，無腿者停了下來，孩子突然對我說：「爸爸，這沒有腳的伯伯笑了，在說謝謝！」這時我才發現孩子站著的身高正與無腿的人一般高，想是看見他的表情了。無腿者聽見孩子的話，抬起頭來看我，我才看清他的臉粗黑，整個被風霜淹漬，厚而僵硬，是長久沒有使用過表情的那種。後來，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，我看見了這一直在夜色中被淹沒的眼睛，透射出一種溫暖的光芒，彷彿在對我說話。

在那一刻，我幾乎能體會到他的心情，這種心情使我有著悲痛與溫柔交錯的酸楚。然後他的鋁盆又響了起來，向街的那頭響過去，我的胸腔就隨他頓挫頓浮的身影而搖晃起來。

我呆力在街邊，想著，在某一個層次上，我們都是無腳的人，如果沒有人與人之間的溫暖與關愛，我們根本就沒有力量走路，不管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，我們見到了令我們同情的人而行布施之時，我們等於在同情自己，同情我們生活在這苦痛的人間，同情一切不能離苦的眾生。倘若我們的布施使眾生得一絲喜悅溫暖之情，這布施不論多少就有了動人的質地，因為眾生之喜就是我們之喜，所以佛教裡把布施、供養稱為「隨喜」。

這隨喜，有一種非凡之美，他不是同情、不是悲憫，而是因眾生喜而喜，就好像在連綿的陰雨之間讓我們看見一道精燦的彩虹升起，不知道陰雨中有彩虹的人就不會有隨喜的心情。因為我們知道有彩虹，所以我們布施時應懷著感恩，不應稍有輕慢。

我想起經典上那偉大充滿了莊嚴的維摩詰居士，在一個動人的聚會裡，有人供養他一些精美無比的瓔珞，他把瓔珞分成兩分，一分供養難勝如來佛，一分布施給聚會裡最卑下的乞者，然後他用一種威儀無匹的聲音

說：「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，猶如如來福田之相，無所分別，等於大悲，不求果報，是則名約具足法施。」

他甚至警策的說，那些在我們身旁一切來乞求的人。都是位不可思議解脫菩薩境界的菩薩來示現的，他們是來考驗我們的悲心與菩提心，使我們從世俗的淪落中超拔出來。我們若因乞求而布施來植福德，我們自己也只是個乞求的人，我們若看乞者也是菩薩，布施而懷恩，就更能使我們走出迷失的津渡。

我們布施時應懷著最深的感恩，感恩我們是布施者，而不是乞求的人；感恩那些穢陋殘疾的人，使我們警醒，認清這是不完滿的世界，我們也只是一個不完滿的人。「一切菩薩所修無量難行苦行，志求無上正等菩提，廣大功得，我皆隨喜。如果虛空界盡、眾生界盡、眾生煩惱盡，我此隨喜無有窮盡。」

我想，懷著同情、懷著悲憫，甚至懷著苦痛、懷著鄙夷來注視那些需要關愛的人，那不是隨喜，唯有懷著感恩與菩提，使我們清和柔軟，才是真隨喜。

■ 隨 業

打開孩子的餅乾盒子，在角落的地方看到一隻蟑螂。

那蟑螂靜地浮在那裡，一動也不動，我看著這隻見到人不逃跑的蟑螂而感到驚詫的時候，突然看見蟑螂的前端裂了開來，探出一個純白色的頭與觸鬚，接著，牠用力掙扎著把身軀緩緩地蠕動出來，那麼專心，那麼努力，使我不敢驚動牠，靜靜蹲下來觀察牠的舉動。

這蟑螂顯然是要從牠破舊的軀殼中蛻變出來，牠找到餅乾盒的角落脫殼，一定認為這是絕對的安全之地，不想被我偶然發現，不知道牠的心理有多麼的心焦。可是再心焦也沒有用，牠仍然要按照一定的程序，先把頭伸出，把腳小心的一隻隻拔出來，一共花了大約半小時的時間，蟑螂才完全從牠的殼用力走出來，那最後一刻真是美，是石破天驚的，有一種縱躍的姿勢。我幾乎可以聽見牠喘息的聲音，牠也不並不立刻逃走，只是用牠的觸鬚小心翼翼的探著新的空氣、新的環境。

新出殼的蟑螂引起我的嘆息，牠是純白的幾近於沒有一絲雜質，牠的身體有白玉一樣半透明的精純的光澤。這日常引起我們厭恨的蟑螂，如果我們把所有對蟑螂既有的觀感全部摒除，我們可以說那蟑螂有著非凡的驚

人之美，就如同是草地上新蛻出的翠綠的草蟬一樣。

當我看到被牠脫除的那污跡斑斑的舊殼，我覺得這初初鑽出的白色小蟑螂也是乾淨的，對人沒有一絲害處。對於這純美乾淨的蟑螂，我們幾乎難以下手去傷害牠的生命。

後來，我養了那蟑螂一小段時間，眼見他從純白變成灰色，再變成灰黑色，那是轉瞬間的事了。隨著蟑螂的成長，牠慢慢地從安靜的探觸而成為鬼頭鬼腦的樣子，不安的在餅乾盒裡騷爬，一見到人或見到光，牠就不安焦急的想要逃離那個盒子。

最後，我把牠放走了，放走的那一天，牠迅速從桌底穿過，往垃圾桶的方向遁去了。

接下來好幾天，我每次看到德國種的小蟑螂，總是禁不住的想，到底這裡面，那一隻是我曾看過牠美麗的面目，被我養過的那隻純白的蟑螂呢？我無法分辨，也不須去分辨，因為在滿地亂爬的蟑螂裡，他們的長相都一樣，牠們的習氣都一樣，牠們的命運也是非常類似的。

牠們總是生活在陰暗的角落，害怕光明的照耀，牠們或在陰溝、或在垃圾堆裡度過牠們平凡而骯髒的一生。假如他們跑到人的家裡，等待他們的是克蟑、毒藥、殺蟲劑，還有用牠們的性費洛姆做成來誘捕牠們的蟑螂屋，以及隨時踩下的巨腳，擎空打擊的拖鞋，使牠們在一擊之下屍骨無存。

這樣想來，生為蟑螂是非常可悲而值得同情的，牠們是真正的「流浪生死，隨業浮沉」，這每一隻蟑螂是從那裡來投生的呢？牠們短暫的生死之後，又到那裡去流浪呢？牠們隨業力的流轉到什麼時候才會終結呢？為什麼沒有一隻蟑螂能維持牠出生時純白、乾淨的美麗呢？

這無非都是業。

無非是一個不可知的背負。

我們拼命保護那些瀕臨絕種的美麗動物，那些動物還是絕種了。我們拼命創造各種方法來消滅蟑螂，蟑螂卻從來沒有減少，反而增加。

這也是業，美麗消失是業，醜陋的增加是業，我們如何才能從業裡超拔出來呢？從蟑螂，我們也看出了某種人生。

■ 隨 順

在和平西路與重慶南路交口的地方，每天都有賣玉蘭花的人，不只在天氣晴和的日子，他們出來賣玉蘭花，有時是大風雨的日子，他們也來賣

玉蘭花。

賣玉蘭花的人裡，有兩位中年婦人，一胖一瘦；有一位削瘦膚黑的男子，懷中抱著幼兒；有兩個小小的女孩，一個十歲，一個八歲，偶爾，會有一位背有點彎的老先生，和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婦，也加入販賣的陣容。

如果在一起賣的人多，他們就和諧的沿著羅斯福路、新生南路步行擴散，所以有時候沿著和平東西路走，會發現在復興南路口、建國南路口、新生南路口、羅斯福路口、重慶南路口都是幾張熟悉的臉孔。

賣花的人不管是老人還是小孩，他們都是非常和氣，端著用濕布蓋好以免玉蘭枯萎的木盤子從面前走過，開車的人一搖手，他們絕不會有任何瞋怒之意。如果把車窗搖下，他們會趕忙站到車窗口，送進一縷香氣來。在綠燈亮起的時候，他們就站在分界的安全島上，耐心等候下一個紅燈。

我自己就是大學教授、交通專家所詛咒的那些姑息著賣玉蘭花的人，不管是在什麼樣的路口，遇到任何賣玉蘭花的人，我總是忘了交通安全的教訓，買幾串玉蘭花，買到後來，竟認識了羅斯福路、重慶南路口幾位賣玉蘭花的人。

買玉蘭花時，我不是在買那些清新怡人的花香，而是買那生活裡辛酸苦痛的氣息。

每回看到賣花的人，站在烈日下默默拭汗，我就憶起我的童年時代為了幾毛錢在烈日下賣枝仔冰，在冷風裡賣棗子糖的過去。在心裡，我可以貼近他們心中的渴盼，雖然他們只是微笑著挨近車窗，但在心底，是多麼希望，有人搖下車窗，買一串花。這關係著人間溫情的一串花才賣十元，是多麼便宜，但便宜的東西並不一定廉價，在冷氣車裡坐著的人，能不能理解呢？

幾個賣花的人告訴我，最常向他們買花的是計程車司機，大概是計程車司機最能理解辛勞奔波的生活是什麼滋味，他們對街中賣花者遂有了最深刻的同情。其次是開小車子的人。最難賣的對象是開著豪華進口車，車窗是黑色的人，他們高貴的臉一看到玉蘭花販走近，就冷漠的別過頭去。

有時候，人間的溫暖和錢是沒有關係的，我們在烈日焚燒的街頭動了不忍之念，多花十元買一串花，有時在意義上勝過富者為了表演慈悲、微笑照相登上報紙的百萬捐輸。

不忍？

是的，我買玉蘭花時就是不忍看人站在大太陽下討生活，他們為了激起人的不忍，有時把嬰兒也背了出來，有人批評他們把孩子背到街上討取人的同情是不對的。可是我這樣想：當媽媽出來賣玉蘭花時，孩子要交給保母或傭人嗎？當我們為烈日曝曬而心疼那個孩子，難道他的母親不痛心嗎？

遇到有孩子的，我們多買一串玉蘭花吧！不要問什麼理由。

我是這樣深信：站在街頭的這一群沉默賣花的人，他們如果有更好的事做，是絕對不會到街上來賣花的。

設身處地的為苦惱的人著想，平等的對待他們，這就是「隨順」，我們順著人的苦惱來滿他們的願，用更大的慈和的心情讓他們不要在窗口空手離去，那不是說我們微薄的錢真能帶給賣花的人什麼利益，而是說我們因有這慈愛的隨順，使我們的心更澄澈、更柔軟，洗滌了我們的污穢。

「一切眾生而為樹根，諸佛菩薩而為華果，以大悲水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。」

我買玉蘭花的時候，感覺上，是買一瓣心香。

■ 隨 緣

有一位朋友，她養了一條土狗，狗的左後腳因被車子輾過，成了瘸子。

朋友是在街頭看到這條小狗的，那時小狗又髒又臭，在垃圾堆裡撿拾食物，朋友是個慈悲的人，就把牠撿了回來，按照北方的習俗，名字越俗賤的孩子越容易養，朋友就把那條小狗正式命名為「小瘸子」。

小瘸子原是人見人惡的街狗，到朋友家以後就顯露出牠如金玉的一些美質。牠原來是一條溫柔、聽話、乾淨、善解人意的小狗，只是因為生活在垃圾堆，牠的美麗一直未被發現吧。牠的外表除了有一點土，其實也是不錯的，牠的瘸，到後來反而是惹人喜愛的一個特點，因為牠不像平凡的狗亂縱亂跳，倒像一個溫馴的孩子，總是優雅的跟隨牠美麗的女主人散步。

朋友對待小瘸子也像對待孩子一般，愛護有加，由於她對一條瘸狗的疼愛，在街閣中的孩子都喚她：「小瘸子的媽媽。」

小瘸子的媽媽愛狗，不僅孩子知道，連狗們也知道，她有時在外面散步，巷子裡的狗都跑來跟隨她，並且用力的搖尾巴，到後來竟成為一種極為特殊的景觀。

小瘸子慢慢長大，成為人見人愛的狗，天天都有孩子專程跑來帶牠去

玩，天黑的時候再帶回來。由於愛心，小瘸子竟成為巷子裡最得寵的狗，任何名種狗都不能和牠相比。也因為牠的得寵，有人以為牠身價不凡，一天夜裡，小瘸子狗被抱走了，朋友和她的小女兒傷心得就像失去一個孩子。巷子裡的孩子也惘然失去最好的玩伴。

兩年以後，朋友在永和一家小麵攤子認到了小瘸子，牠又回復在垃圾堆的日子，守候在桌旁撿拾人們吃剩的骨肉。

小瘸子立即認出牠的舊主人，人狗相見，忍不住相對落淚，那小瘸子流下的眼淚竟滴到地上。

朋友又把小瘸子帶回家，整條巷子因為小瘸子的回家而充滿了喜慶的氣息，這兩年間小瘸子的遭遇是不問可知的，一定受過不少折磨，但牠回家後又恢復了往日的神采。過不久，小瘸子生了一窩小狗，生下的那天就全被預約，被巷子裡，甚至遠道來的孩子所領養。

做過母親的小瘸子比以前更乖巧而安靜了，有一次我和朋友去買花，牠靜靜跟在後面，不肯回家，朋友對牠說了許多哄小孩一樣的話，牠才脈脈含情的轉身離去，從那一次以後，我再也沒有看過小瘸子了，牠是被偷走了呢？還是自己離家而去？或是被捕狗隊的人所逮捕？沒有人知道。

朋友當然非常傷心，卻不知道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可以再與小瘸子會面。朋友與小瘸子的緣分又是怎麼來的呢？是隨著前世的因緣，或是開始在今生的會面？

一切都未可知。

但我的朋友堅信有一天能與小瘸子再度相逢，她美麗的眼睛望著遠方說：「人家都說隨緣，我相信緣是隨願而生的，有願就會有緣，沒有願望，就是有緣的人也會錯身而過。」

——選自《鳳眼菩提》（九歌，一九八七）

品味時間：

1. 在你的生活中，曾經有過讓你印象深刻的人事物嗎？
2. 請與同學分享，你是如何走過生命的低潮，迎向嶄新的生活經驗。
3. 請與同學分享「隨喜、隨業、隨順、隨緣」四隨中，你曾經聽過的溫馨故事。